

贵圈真乱
前任全民公敌
回归情敌棋子

侯门圈中多是非，
公卿名媛是编剧。
郡主领队闹后院，
金枝伪装贤媳十来年，
装无辜扮无知都有一本万通指南。
一场婚姻，
三场交易，
路人也能翻身做主角。
看来，
常在圈中走，
懂得识人是关键。



再嫁 侯门

意千重 著

网络连载原名：《国色芳华》

网络连载原名：《国色芳华》

完结篇

那些伤过你的，
终会让你变得更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再嫁侯门

意千重 著

YIQUANCHONG WORKS

完结篇

下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再嫁侯门. 完结篇 : 全2册 / 意千重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7-5317-3107-8

I. ①再… II. ①意…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38597号

再嫁侯门·完结篇 (全二册)

策 划 / 北京记忆坊文化
作 者 / 意千重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特约编辑 / 唐 婷
封面设计 /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 址 / <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1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670×970 1/16
印 张 / 39
字 数 / 640千
版 次 / 2013年11月第1版
印 次 / 2013年1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定 价 / 59.80元
书 号 / ISBN 978-7-5317-3107-8

目录

ZAIJIAHOU MEN
YIQIANCHONG WORKS

第七章 示弱	001
第八章 喜事	050
第九章 挑拨	104
第十章 交换	156
第十一章 落定	211
番外 暖阳	270
番外 春景	274
番外 花开千次	281
番外 女冠生涯	296

老夫人的房里静悄悄的，老夫人斜躺在榻上呼哧呼哧地喘粗气。她没有想到，雪姨娘一个丫头出身的贱妾，竟然敢真的寻死！她是说要用马粪塞雪姨娘的口不假，但真的塞了吗？没有！她哪儿那么蠢，蒋云清还要嫁人呢！想想也知道，亲娘被家里下人塞过马粪的庶女什么好人家还会要？不就是吓唬吓唬雪姨娘罢了。这个蠢货，比猪还没脑子！闹出去固然是国公府丢脸，但对蒋云清又有什么好处？

忽听牡丹在一旁道：“祖母，天色不早，孙媳妇要回去了，改日有空了又和大郎过来看您老人家。”

老夫人猛地抬起眼皮来看着牡丹，眼里满是厉色。牡丹莫名其妙，毫不退让地与老夫人对视着。蒋长扬说得对，无欲则刚，她不求什么，也没做过亏心事，为什么要受莫名其妙的气？二人只对视了两个呼吸的时间，老夫人就收回了目光，指指身边的月牙凳：“丹娘你坐下，我有东西要给你。”说着示意红儿入内去拿东西。

她不是针对牡丹，她是想着自己那时候睡着了，杜氏又称病不管，幸亏得红儿知机，假传自己的口信，让人立刻把那小院子给看起来，不许人随意进出，不然这会儿只怕阖府上下都嚷嚷得知道了，收拾起来都难。

正想着，红儿已经从里头捧出个缠枝花卉图的银平脱漆盒出来。老夫人的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容，从裙带上取了一把小巧的钥匙，将锁给打开了，递给牡丹：“打开看看？”

牡丹迟疑地接过去，轻轻将漆盒打开，里面却是些金框宝钿，交胜金粟的金雀钗、钿花、步摇、臂环等饰物，每种各一对，正是一套。夕阳的光透过重重帐幔，

落在漆盒里，细小的金珠浮动出细腻、变幻不定的闪光，如同水波反射着阳光，红蓝绿宝石更是折射出七彩的光芒，耀人眼得很。

牡丹自若地漆盒盖上，推到老夫人面前：“祖母这些东西真好，用材好，做工也极好。”

老夫人含笑又给她推了过去：“都是你的。”见牡丹惊讶地抬眼看着自己，她微微带了些惭愧，“这本是大郎出生时就开始准备的，原以为没有送出去的那一天了。你们成亲时，本来要给你做见面礼，可是……”她叹了口气，“其实你很不错，当得起，收下吧。别嫌不好。”

牡丹垂了眼，笑道：“不怕祖母生气，大郎说过不许我要您东西的。说是您老人家存点东西不容易……”

咦，还不要？老夫人生气起来，有心要发牡丹的脾气，却又不是时机，只能忍着。却见绿蕉在门口探了一下头，当下一口气都出在绿蕉身上，气哼哼地道：“什么事？”

绿蕉犹豫地看了牡丹一眼，不知道该不该当着牡丹的面把事情说出来。

老夫人自然能看得出她的犹豫，闭了闭眼，道：“少夫人不是外人！”

绿蕉便道：“适才柏香去替夫人传话给雪姨娘了，狠狠数落了雪姨娘一顿。雪姨娘本来精神就不好，这会儿看着越发差了呢，要不要请个太医来瞧？”

这个杜氏实在太过可恶！这柏香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非得寻个机会把杜氏这颗牙给拔了不可！老夫人心里窝着一口恶气，什么太医肯替一个贱妾看病？何况是这种丑事。随便找个游医看看，不死人也就是了。但这些话她是不好当着牡丹的面交代绿蕉，便给红儿使眼色，红儿明白，起身领着绿蕉走了出去。

老夫人便收拾了心情，耷拉着眼皮子同牡丹道：“你不收我给你的见面礼，可是看不上？或者是心里怨恨我没有在当日就给你？”

牡丹起身道：“都不是，孙媳妇……”

“既是你祖母给你的，你接着就是了。推三阻四的反而见外。”蒋重的声音从外面响起来，接着人就大步走了进来。

他比之从前显得略胖了一些，人却是没以前那么精神了，鬓边也有了几丝白发，纵然锦衣华服，却显得有些落拓。见牡丹给他行礼问好，他随意地挥了挥手，与老夫人见了礼，就在老夫人的身边坐下来，和颜悦色地招呼牡丹：“大郎媳妇，这里没有外人，你也坐下。”

他垂着眼犹豫地看了一会儿地砖，方道：“听说昨夜大郎被召进宫了？可知道又要办什么差事？”

牡丹笑道：“这个大郎没有和儿媳说。”

蒋重有些失望，有许多话要问他问牡丹，可他又实在拉不下这个脸，他胡乱地摆摆手：“既然家里有事，就别总在这里待着了，早些回去吧。”

牡丹巴不得他这句话，忙起身告辞，蒋重忍了忍，又道：“和大郎说，让他赶

紧把那个胡姬送走，像什么样子？”见牡丹疑惑地看着他，明显什么都不知道，蒋重只好道，“你们自己去问问就知道了。为了这样一个女子惹得风言风语的，值得吗？”

他到底是男人，好多话可以和蒋长扬明说，却不好和牡丹说。这个时候，杜夫人的作用就显得很重要了，倘若她和他一条心，他就可以省去多少事啊。比如和牡丹沟通，比如和蒋云清沟通。至于老夫人，他为难地看了一旁明显非常不高兴的老夫人一眼，终究只是叹了口气：“告诉大郎，好好办差，不要辜负了圣上的期望。”

目送牡丹走出门去，蒋重低声同老夫人道：“她待母亲还算恭顺吗？”

恭顺？气死人不偿命。老夫人揪揪眼皮子，转动手里的念珠：“反正就是那个样子，有什么好说的？”

蒋重叹了口气：“云清这样闹下去不是法子，给她点教训也就是了，我去看看她。等她好起来，母亲待她宽松点，终究只是个女子，不比男儿。”

老夫人拔高声音道：“不许去！你可知道雪姨娘今日做了什么好事？好好的姑娘就是给这些贱婢教坏的。这贱婢又是跟着谁学的？我是她亲祖母，我能害得了她？是你的好夫人，都是她挑唆的。我要借这件事好好正家风。”她现在虽然希望杜家能帮上国公府的忙，最恨的人却是杜夫人。她这人也真是奇怪，原本千般好万般好，突然一件要紧事不好了，也就跟着把这人的千好万好统统忘记了，全都记着不好的去了。

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蒋重心里难受至极，走到这一步，实在也是丢人之极。就这样天天守着家里的一堆破事，看女人们吵架掐架，实是让人要发疯了，他有些暴躁地站起身来往外走。

老夫人喊道：“你要去哪里？我和你说，内宅的事情不是你一个大老爷儿们管的，我自会替你管好。现下先商量一件要紧的事情，我想让大郎媳妇回来伺候我，帮我管管家里的事情。”

虽说是叫牡丹回来伺候她，其实就是变相地想要蒋长扬一起搬回来。蒋重停住脚步，皱起眉头来：“我答应过让他们自己住在外头的。虽然是孝道，但出尔反尔，叫人怎么看我？这个家也不是她能管好的，没有的事情都会生出来。您要真是想要她伺候您，隔三岔五让她回来陪陪您也就是了。”

老夫人见他不能体会自己的苦心，只记着要维持他的形象，急道：“这是什么时候？现在是要协同一心，共同设法的时候。树倒猢猻散，谁能得到好处去？他们不懂事，你就纵着他们？让他们回来住，好处多得很。你是怕又生事端是不是？你放心，有我护着丹娘，没人能翻得起浪花！”

遂把好处一一说给蒋重听，比如说他和蒋长扬父子二人经常在一起，可以增进感情，改变现在这种僵硬的关系啦，叫蒋长扬带带蒋长义啦，让牡丹跟着她学习为人处世之道，怎样管理一个大府邸啦等等。她最后总结：“这府里乱，是因为没个得力的人镇着。我年纪大了，你媳妇不但不管，还背后使手段，所以才会这样。何

氏是你名正言顺的嫡长媳，她来管，来替你我分忧是再合适不过的。就算是将来大郎不承爵，对他夫妻二人也只有好处不是？”

蒋重听得心动，皱着眉头道：“让我想一想，大郎生性倔强，此事还得从长计议。先放一放。”

蒋重心事重重地出了老夫人的院子，先往蒋云清的院子里去，到了外头就听见婆子们劝蒋云清：“娘子少喝一点，这人饿的时辰久了，是不能立时就进这么多食的，哪怕只是米汤也不行。”

蒋重原本就有些犹豫要不要进去，已经提步了，又听说开始进食了，便又没往里走。婚姻大事，媒妁之言，从来就没儿女自作主张的，蒋云清这种行为是让人深恶痛绝的，不可原谅的。既然进食了就说明已经想通了，转过弯来了，他再进去指不定她反而以为她做对了呢。这脾气，将来到了婆家岂不是害死她？

于是蒋重转身又往关押雪姨娘的房里去。

雪姨娘的额头上缠着几圈白布，头发上还残留着包裹伤口时洒下的香灰，她紧紧闭着眼睛，一动不动。她撞得并不重，毕竟那么多人看着的，七手八脚就拉住了，但她心里非常怨恨。最恨的人就数老夫人，其次就是蒋重，也还恨杜夫人。但更恨她自己，拖累了蒋云清。

见雪姨娘不理自己，蒋重有些不耐烦地轻轻咳嗽了一声，雪姨娘听到他的咳嗽声，又怕又难过，一声就哭了起来。一哭就扯着头上的伤口疼，越疼她越哭。

蒋重觉得头都要炸了，板着脸道：“胡闹！你就算是不为府里的脸面着想，也要为云清着想。这种事情再有一次你自己考虑后果！以后你好好养伤，没事就别出来了！”

一来就毫不留情地宣布了对自己的惩罚，这原本也是蒋重的惯有风格。雪姨娘也没对他抱多大的指望，但也还指望着能得他几分恻隐之心，帮帮蒋云清。于是不顾一切地从床上爬起来，流着泪往蒋重跟前扑，一边磕头一边哀哀告道：“国公爷，婢妾就是云清这点骨肉，她不懂事，您别生她的气，婢妾给您做牛做马。她将来了好了，也是能孝敬您的，求您……”

看着她额头上的血又渗出来，摇摇欲坠的样子，蒋重皱着眉示意婆子上来管着她，淡淡地道：“这个不是你该操心的事情，我自有主张。你只管守好你的本分就是了。”说完也不管雪姨娘，气呼呼地大步朝杜夫人的院子走去，她这个主母是做什么的？什么都不管，把这些琐碎的事情全都丢给婆母和夫君，像什么样子？他是该好好和她说说。他要叫她知道，国公府不好，她也休想好。

松香看到蒋重，忙行礼问好，要去告知杜夫人。蒋重拦住她，抢先一步进了房。只见杜夫人背对着他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他重重咳嗽了一声，杜夫人根本没理睬。他没法子，只好快快地坐在一旁。

松香送茶进来，见状便结结巴巴地道：“夫人上吐下泻的，什么都吃不下，没

精神，好容易才吃了药睡着了……”她虽不如柏香会说话，会看眼色，但也觉着这样子有些尴尬，就想缓和缓和气氛，给两位主人彼此一个台阶下。

但她这马屁明显是拍在了马腿上，蒋重狠狠瞪了她一眼，松香吓得一缩脖子，赶紧溜了出去，随他二人怎么闹，都不干她的事，她才不想像柏香那样，又被骂又被打，什么好都没讨到。

杜夫人从来就没睡着，一直就等着蒋重呢，就等他忍受不住了，再开腔，她才好开口。

蒋重想喊她，又觉得丢脸，想发脾气，又知道他再发多大的脾气，杜夫人此刻都不会理睬他。那日杜谦与他定下三年之约后，杜夫人也曾曲意讨好，对他多有关心，更胜从前。可他觉着她的曲意讨好都是应该的，毕竟因为她的一己私心，害得全家人落到这个地步，如果再不低头伏小地赎罪，那简直就是无药可救了。

所以无论她怎么做，他都觉得是应该的，心安理得。而且裂痕在那里，岂是一时半会儿就能修补好的？一闲下来他就会想起那些事，出门一趟回来心情就会很糟糕，再加上老夫人在一旁横挑鼻子竖挑眼的，便不想理睬她。她几次讨好都得了他的冷脸，自然不会再往上贴。久而久之，两个人便不再说话，于是终于冷战到了今日。

可是夫妻就是夫妻，他们还有共同的利益，他是男人，不和她一个没见识的妇人计较。蒋重僵硬了片刻，猛地将手里的茶盏一扔，冷声道：“你好点了吗？”

杜夫人听到他这问侯的语调和声气，心里就犹如压了老大一块石头，又冷又疼，她本想不理睬他，可又想到，已然忍了那么久，也不在此时。当下也不回头，淡淡地道：“死不了，还能撑着做完老夫人和国公爷吩咐下来的事情。”

蒋重的长篇大论顿时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咽不下去。沉默许久，方悻悻地道：“你为何放纵雪姨娘闹成这个样子？云清那里你也不管，家里还住着客人呢，丢死人了。传出去你这个主母也没面子。”

这会儿知道丢脸了？从前她辛辛苦苦把这个家打理得那么好，也不见他和那老不死的说声好，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蒋云清的事情也百般防备着她，现在倒来和她说面子问题了，这人真是就不服好。

杜夫人冷笑了一声：“我是一直劝着的，该骂的也骂了，她非得如此我能怎样？打杀了她？多管一分是苛刻，多说两句就是居心叵测，出了事情就是我捣鬼不安好心。怎么都是错，请国公爷您教教妾身，妾身该怎么办才好呢？您吩咐下来，妾身按着您说的照办，绝对一个字都不会有错。说到面子，我如今能有什么面子？尚不如丫头，丫头差事办得好，还能得个笑脸，我辛苦一场，累病累痛，好话都不得一句的。”

蒋重被她呛得没话说，心里又恨又气，半晌方道：“你怎么变成这样？如今府里艰难，正该放下芥蒂，同心同德共渡难关才是，你倒好，置这些闲气。你好生养病，等身子好起来，好些事情还要你出面，过几日就要纳征的，还有新房布置，务必不能叫萧家挑出错来……”说到这里，他有些说不下去。享受惯了人前人后风光

的日子，一朝落索，实是说不出心中的滋味。想那时，他虽然低调但还风光，萧家虽然狂，却也不敢在他面前怎么跳，到如今，他却要格外注意这些，生怕萧家找话说，这真是让人郁闷。

他聒噪个不休，杜夫人却平生第一次觉得他怎么这么烦。于是不耐烦地皱起眉头来：“说到这件事，妾身也有事要同国公爷商量的。”

她是做惯主的人，萧雪溪要进门，要分她原本就已经不多的权力，她自然心里不平，肯定会找事。虽然蒋重认为她做了这么大的错事正该伏低做小，但考虑到小不忍则乱大谋，把她惹火了甩手不管，许多事是太难，便做好心理准备，道：“你说。”

杜夫人微微一笑：“让大郎媳妇回来帮我的忙吧。我身子不好，忙不过来。”

蒋重吃惊至极，没有想到一日之内，这本不和睦的婆媳二人都提出要牡丹回来。他狐疑地看着杜夫人，该不是上次没害着蒋长扬，这次又打什么鬼主意吧？

杜夫人哂笑一声：“明说了吧，如今这情形，我实是怕担责，再来一次，我在这府里就待不下去了。有丹娘在，若是有什么事，也好有个做证的，同老夫人那里也要好说话得多，总不至于我说什么都要反驳。这个家委实难当。”

杜夫人这样毫不掩饰地把实话说出来，毫不掩饰自己的怨气和不平，蒋重倒找不到什么话可说，只得道：“你就这么相信她？”

杜夫人抬眼看着他，眼里带着一丝轻讽：“她可比许多人公正得多。一是一，二是二，不会因为一件事不好就突然恨透了某个人，全然不顾几十年的情分，无情无义；也不会背后搞小动作，落井下石地害我，我相信她。”

蒋重一噎，脸就有些热。随即又想，爱背后搞小动作、落井下石害人的恰恰就是杜夫人，她还好意思和他说这些。哪次她要达到自己的目的时，不是说得义正词严，装得比谁都公正占理？表面上她是说相信牡丹，其实她最防备的恰恰就是牡丹了吧？遂冷笑了一声，侧过头道：“再说吧。”

杜夫人见他不应，淡淡一笑：“随你吧。你要不放心她跟我在一块儿，觉得我会害她，那你就专指一件事给她办，让她和老夫人交差，我不插手、不参与可好？这可不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为了义儿好，为了府里好，更是为了她好。她和族里的这些人都还不熟吧？到底也是嫡长子呢。”嫡长子，现在她就认他们是嫡长又如何，看谁笑到最后。

蒋重不语。这样也有些道理。老夫人到底年纪大了，有时候又偏听偏信，脾气也糟糕，难免有照顾不周的地方，一不小心就要出笑话，如今府里可再也不能出笑话了。有牡丹在一旁看着，的确比全交给杜夫人去做稳妥得多。

杜夫人便疲惫地揉了揉额头：“我有些困，请恕妾身有病在身，不能伺候国公爷了。”随即往床上一躺，不动了。

蒋重默然坐了片刻，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暮色渐浓，花花草草都犹如被染了一层淡淡的墨汁，就如同他的心，悲伤而孤凉。他看着自己满是老茧的手，这双手也曾握缰持剑，杀敌保国，如今却要来操持这些琐事。他环顾整个庭院，难道他的

后半生就要这样黯淡度过？

真的是蒋长扬说的那种情况吗？圣上真的是为了那件事不原谅他？可当时圣上明明说过，不怪他的，过后也从来不曾在他面前提过有关那件事的一个字。而且确实也不能怪他，那是整个皇朝最有权势的女人，他能怎么办？何况过后他也尽力想补救了，但是老天都不给那人生机，怪得他吗？

蒋重长长叹了一口气，想到今日在街上见着鲜衣怒马的阿悠在宫城外头去接方伯辉归家，二人郎情妾意的情形，不由心中一阵刺痛。他的运气真不好，怎么就会遇到这种事呢？

“儿子见过父亲。”蒋长义一身宝蓝圆领窄袖衫，站在路旁给他行礼，玉树临风，谦谦如玉。

蒋重发现他又长高了，身子也不似从前那么单薄，看着还有几分自己从前的风采，想到这个儿子最近的表现，很是让人惊喜，心里一喜，口气也就格外和蔼：

“回来了？给你祖母请过安了吗？”

蒋长义谨慎地道：“儿子刚从那边过来，听说母亲身子欠安，您也在这边，便过来看看。”

蒋重点点头：“你去吧。”他犹豫片刻，道，“对你母亲体贴尊敬些。”

蒋长义憨憨地道：“儿子会做得更好的。”

蒋重目送他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让蒋长扬和牡丹回来住，帮帮家里的忙，好似这个主意还不错。

牡丹回到曲江池时，天色已渐晚，林妈妈已经回了家，正在厨下统筹安排茶汤，见牡丹步履匆匆地赶过来，忙笑着将送礼的情况说了一遍：“各家都有回礼，李家表姨说会亲自将东西送过去，黄娘子说想来看您，饭粒儿也想跟老奴一道来这里玩玩，被张五爷给骂了。”

牡丹一笑：“等我收拾妥当了，再邀请他们过来做客。晚上的菜单拟出来没有？”

林妈妈忙从袖中取出菜单给牡丹过目：“都安排好了，就等您来定夺。”

一共十个菜，虽然不是什么珍馐美味，但蒋长扬的两个要求，肉要多，酒要好，都做到了。牡丹又加了两个菜，调整了一下荤素搭配，将菜单递回给林妈妈：

“按着这个办。一共来了多少人？”

林妈妈小声道：“大约有十多个吧。这会儿都和郎君在书房里说话呢。”她不喜欢那些人，虽说都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脸上也挂着笑容，看着好似都很和蔼，挑不出任何地方不妥，但都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感觉，让人下意识地就不想和他们近距离接触。

牡丹道：“这是我第一次接待客人，吩咐下去，一定要把事情做好，不许出差错。”从前蒋长扬是单身汉，招待不周也不会有人计较，如今是成了亲的，自然就

不一样，稍微不周到点，就会落下口实，她不允许。

林妈妈自是知晓新妇第一次正式亮相的重要性，把力气下足了十二分，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地打点，精确到毫厘。幸而家里的人都是得力的，无论是何家陪嫁过来的，还是蒋长扬原来就带在身边的，个个都是实心实意做事的主。

等饭点一到，掌灯的、布桌的、上菜的、斟酒的，有条不紊地上前，四处不闻喧哗之声，一切井井有条。饭菜美味丰盛，酒是陈年好酒，下人伺候周到，众人都纷纷称赞主妇能干，蒋长扬含着笑，谦虚着，心里却万分高兴。以后不管做什么，他都不再是一个人，他的身后还有牡丹。

一群人说说笑笑，间杂着商谈正事，到饭桌撤去时，已是亥时。又有下人上前，换了茶汤，奉上果品。等到二更末，事情商定，众人散去，有那留下不走的，自有那在一旁候着的下人打了灯笼上前，引去早就收拾妥当的客房安置入睡。

一切都很顺利。蒋长扬心满意足地朝正寝走去，房里还亮着灯，牡丹还等着他，他扬起唇角，盥洗干净方才进屋。牡丹果然还歪靠在床上在看一叠手稿，她身边的灯下放着一个缠枝花卉图的银平脱漆盒，漆盒半开着，里头的金银珠玉折射着莹莹宝光。蒋长扬认得这个盒子，他很小的时候就看见老夫人经常打开从里头拿出漂亮精致的首饰来，他眼馋得紧，总想摸摸，老夫人就和他说是将来给他媳妇儿的，没有想到今日还是给了牡丹。

蒋长扬走到牡丹身边坐下，伸手拿过她手里的那叠手稿：“也不多点两盏灯，当心眼睛看坏了。”随手翻了翻，见上头写的全都是今年春天什么品种的牡丹花开了几朵花，花有多大，花色如何等诸如此类的事务，不由失笑：“你种这花确实也上心。”随即小心收好，指指那漆盒，“怎么说？”

“累吗？”牡丹伸手抱住他的胳膊，将头靠在他肩上，“我还想问你怎么说呢。说是见面礼，突然就给了我，推都推不掉。我看过了，都是好东西。”她总有种不踏实感，老夫人对她不好是正常的，突然好起来就不正常。

蒋长扬吹灭了灯：“她非得给你，你就拿着，先锁起来看看，以后她若是说什么，再拿去还她。她找你有什么事？”

牡丹将今日的所见所闻说了一遍，为蒋云清叹了一回，道：“好似主要是为了你那个大美人表妹。还有，似乎外头在传玛雅儿什么话？”

蒋长扬皱眉道：“我昨日去面圣，也被问了两回，我也觉着奇怪，玛雅儿是潘蓉接出来的，那日也是跟着阿馨的车一道去的庄子里，知道这事儿的人不多，怎会传得这样沸沸扬扬的？你不用理会，约莫过些日子义父和娘还是要回龟兹的，到时她去了，流言自然也就没了。那什么表妹的，你如果觉得无聊，就陪她走走，不喜欢，就找个借口别去了。”

“带她转转也不怎样。总不能把那边的人都给断绝了吧？”牡丹笑道，“我早想好了，我反正要买砧木，天气好的时候带着她晃晃，一举两得。”

蒋长扬摸摸她的手：“随你。这段日子我可能经常不在家，我把顺猴儿留在家

里，你出门就叫他跟着。”

牡丹抱紧他的腰：“你小心为要。”一夜无话。

第二日清早牡丹睁眼，蒋长扬果然早已不在身边，身边的枕头和被子都是冷的。她很有些不习惯，睁着眼呆呆地看了一会儿帐顶，方才懒洋洋地叫人进来伺候她穿衣梳洗。

街上的泥泞还未干透，这一圈出去少不得要泥泞满身，她也顾不得，换了一身不怕沾染的黛紫色胡服，叫人备了马，带了顺猴儿，就往相熟的花农家中去寻那株高两尺以上，还得营养丰富、长势良好的砧木。这东西还只有花农家里有，各处道观寺庙是没有的。

牡丹走了一早上，将相熟的人家走了近一半，也没买成一株花。金不言高价订购牡丹花的消息已经在整个京中播散开去，各家的砧木并接头都水涨船高，价格高得很，她若是买了，必然亏本。涨价在她的意料之中，但这样的高，却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她随意问了间接头的价格，更贵得离谱。她一讲价，人家就满脸的为难，多问两句，更是为难，顾左右而言他。这情形和去年她要定接头之时何其相似！仿佛一个个都不想做生意了似的。

牡丹见再多耽搁下去也没意思，索性道：“都回去吧，先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再说，总有法子可想的。”她是越挫越勇的性子，就算是这几十株花不挣钱，她也要把这笔生意给做成。

怨气气得把嘴撇起老高，咬牙切齿地道：“一准儿又是曹万荣搞的鬼。”

说曹操，曹操到，牡丹主仆几人刚绕到兰陵坊附近，就见曹万荣和两个陌生男人站在不远处的槐树下说笑。几个人的眼睛都是盯着她的，见她看过去，曹万荣脸上露出一个和气中略带点讨好的笑容来，紧接着就大步朝她走过来行礼问好：

“何夫人别来无恙？”

牡丹颌首一笑：“许久不见曹园主，这些日子哪里发财去了？”上次牡丹花会之后二人就没见过面，当时听说他醉得在床上睡了三天，又感了风寒，病了好些日子。

“发什么财？养了许久的病，这才好了没多久呢。是比不得您的。”曹万荣摇摇头，羡慕地道，“金不言在我那里定的花不多，我园子里的砧木紧够了。相反，我是去年定的接头太多，几乎用不完，本钱难得回笼。”

牡丹淡笑着：“听说您要扩建牡丹园，不是正好用上吗？听说今年春天你也卖出不少牡丹的。”他活该，去年他为了不让她的牡丹园得到好接头，上蹿下跳的，抢在她前头将各处的好牡丹接头给高价定了，自以为害着她了，结果不过是害着自己而已。

曹万荣叹了口气，苦笑道：“您就别笑话我了。谁不知道自牡丹花会以后，京中人就只知道芳园？”他的表情是愁苦中又带着一丝卑微，“不瞒您说，我是听说您出来看砧木，特意在这里等您的。”

他消息挺快的，牡丹扬了扬眉：“可是有什么事？”

曹万荣用商量的口吻道：“就是接头的事情……您若是看得起，我愿意按低于市价的价格让些与您，砧木我那里也有多的。”见牡丹不说话，他立时道，“价格好商量，就是想和和气气的，为我从前的行为道歉。”

他要和她道歉？过了这么久才想到和她道歉？牡丹没有一口回绝他：“您说笑了，我们之间有过不和气吗？至于接头和砧木的事情，我先算算差多少再说。”

“是没有不和气。都随您。”曹万荣笑得如同二十四孝，“您知道吗？吕十公子也来了，金不言有心重金邀请他去帮着管理一年的牡丹园。他也有这个意愿。”

牡丹心里一动，自牡丹花会之后，她就再也没见过吕方，这次他来了，应该好好请他吃顿饭的。

二人客客气气地别过。目送着牡丹主仆的背影渐渐走远，曹万荣的脸阴沉下来，他一个伙伴走上前来，抬着下巴指指牡丹：“就是她吗？我看她娇滴滴的，如何能将你一个大男子汉扔进水里去？”

曹万荣淡淡地道：“她自然是没那个本事，但她男人有。”拜蒋长扬所赐，他差点没死在那臭水塘子里。

天气半阴半阳了几日，街上的泥泞终是干了，一大早，就有人来禀，道是六郎果然跟着商队下了扬州，牡丹也就没再操心这事儿，把所有心思都放在了购买砧木的事情上。

她随后又走访了几户有实力的人家，情况也差不多。大家都把价格统一在了一个水平线上，没有人敢低于这个价给她。表面上看，众人抬价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芳园得了一桩大生意，发了，不宰她宰谁呢？说到底，还是她的根基太浅，区区一个御赐匾额镇不住。这种事情其实也正常，她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女子，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要在业内站住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年她曾经购买花王的那家花农偷偷告诉她，自从金不言与芳园签订了契约之后，就有人传了话，谁要是敢低于这个价格卖接头和砧木给她，以后就不要在京城和洛阳的花市上混了。所以就算是非常想和她做这笔生意，也不敢做这个出头羊。

那花农叹着气道：“何娘子，您是得罪了什么人吧？您太年轻了，不知道有些事情呢……”无论哪一行哪一业，都讲究一个前辈后辈的关系，年轻人不懂得尊重前辈，等于自掘坟墓。牡丹这还是占着是官家的身份，人家不敢太出格，所以只好在这些事情上想方设法为难她。一句话，她小打小闹可以，但若是想做大，想做响亮，那是不太容易的。除非她低头认错，那还得看人家给不给她这个面子。

牡丹很无奈。她不知道背后发话的人是谁，但隐隐约约又觉得大约和吕醇、曹万荣等脱不了干系。她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以这些人定的高价买下她所需要的砧木，但若是此番依了这明显就针对她、欺负她的价格，以后再想和这些人公平做生意就会更难；另一条路就是顺着曹万荣的意，从曹万荣手里购买砧木，两条

路她都不想走。

林妈妈原本建议牡丹和蒋长扬说一声，看看背后出头捣鬼的人是谁，商量个法子，请人居中调停一下。可牡丹一看到蒋长扬回到家里累得话都不想说的样子，就不忍心说。他在做的事情是要紧事，她怎能把这种事情拿去分他的心？办法是人想的，她就不信真的就有放着钱不赚，这么愿意听人摆布，眼睁睁看着曹万荣赚钱的人。

因着顺猴儿打听到百济寺附近有家小花农，穷困潦倒到几乎揭不开锅的地步，那家男人又嗜酒，日日喝得晨昏颠倒的，顺猴儿便建议牡丹去试试看：“虽然园子比较小，但他生意一直都不好，说不定家里存的大些的牡丹会不少呢。”

百济寺的牡丹向来还不错，牡丹当下收拾东西骑马赶过去，却见是一个从寺庙的菜地圈出来的小园子，里头只有几间歪歪倒倒的草棚。园子里果然花木繁盛，一个中年妇人领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正在修剪花枝，一个男人坐在草棚前头，拎着个酒葫芦，一边喝酒一边骂娘。骂那妇人是个扫把星，一来就害得他没生意，今年整个春天就没卖出几株花去，又骂小女孩是赔钱货，只赔不赚。妇人和小女孩只是不理他，母女二人做事之余还会说几句笑。

牡丹看了一会儿，却认出那人是当初在放生池畔凭着一株胡红，先卖给她，见曹万荣想要，又抬价，最后高价卖给刘畅的邹老七。若是在从前，这种品行的人她是决计不和他做生意的，可此时情形却不同，牡丹沉吟片刻，将马鞭轻轻敲了敲院子门。

那一家子全都抬起头来，疑惑地看着她。顺猴儿看着酒鬼就讨厌，便把眼睛看着那妇人故意道：“你家谁管事？”

那妇人见牡丹一行人衣着不俗，门口拴着的马儿膘肥体壮的，立即停下手头的活计，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快步走过来望着牡丹笑：“这位娘子可是要买花？我家的花好多都是出自百济寺，无论是整株的也好，接头也好，绝对不比芳园的差。您买了一定不会后悔的。”小女孩则忙忙地去草棚下头端了个小凳子过来，用袖子擦了又擦，讨好地递给牡丹，请她坐。

牡丹有些想笑，一方面是她不知道原来芳园已经成了好牡丹的代名词，另一方面却是想到，如果她们知道她就是芳园的主人，这会儿是来同她们买花的，她们会有什么感觉？

“我认得你！”邹老七眯着酒意蒙眬的眼睛，喷着酒味儿踉踉跄跄地靠了过来，“我认得你！”他说。这样美丽的女子，只需见过一次就再不会忘记，更何况当时她那个财大气粗的贵公子夫君还差点和她的哥哥们打架。

“你又发酒疯！”他的妻子忙忙地去拉他，不安地看着牡丹赔笑，“请您别同他一般见识，他喝醉了，什么都不知道的。”说着低声呵斥邹老七，“你找死呀！”

邹老七却挣开她的手往前头凑：“牡丹花会那天我看见了，你是芳园的主人。怎样？那国色天香的御赐匾额不好拿吧？”

“你再往前头凑一下试试？”顺猴儿冷眼看着他，将横刀往他前头一挡，邹老七后退了一步，结结巴巴地道：“别呀……”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来，“我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

“芳园的主人？”他妻子的脸上露出一丝惊恐来，拼命去拉他，往他耳边低声说什么。

牡丹叹了口气，看来又是做的无用功，便朝顺猴儿和恕儿摆摆手：“走吧。”

邹老七却高声骂起来：“呸！老子都要饿死了，还顾得他什么行会！东也管，西也管，怎不见他给我两袋米？给我几缗钱？”随即将那妇人一推，去赶牡丹，

“小娘子，你别走！你来看我这园里的花，只要你给的价格公道，休要说砧木和接头，就是这园子都把与你了！”

那妇人吓得只是跳，拼命去捂他的嘴：“你作死，你少喝点酒不就有饭吃了？你卖与她，这会儿倒是痛快了，全家老小被赶出去，无以为生，休要说吃酒，你吃尿也没得。”

“臭婆娘，老子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小娘子，你别走……我与你打个商量，你买了这园子，再雇我一家子去你园子里干活如何？”邹老七在后头又喊又跳的，牡丹只是埋着头往前走，苦笑着同顺猴儿道：“看来我取了那块匾额是犯了众怒。”想做点事情，怎么就那么难呢？

行会是什么？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行会里头有行头、行首，专门负责规范和监督本行“行人”的交易行为，在本行内，就相当于土皇帝一样，他们说的话，基本行内人没人敢拒绝，不然就是别想做这门生意了。她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又是个女人，没有人引领她人行拜行头，就算是有，人家也轻易不会收她，正如李花匠即便教了雨荷技艺，却始终没有收雨荷为徒一样。而她一来就直冲上天，更是让许多人不服。

顺猴儿摸摸头，清秀姣好的脸上露出一丝坏笑来：“看在他这么想做这笔生意的分上，您就答应了他又如何？先解了这个燃眉之急，过些日子寻这酒鬼一个错处，轻轻就赶出去了。他媳妇和女儿干活儿是把好手，留下来只赚不赔的。看看他家这样子，您要不管，过不了多久也是倒霉样儿，您还只当是救了他媳妇和女儿呢。”

“算了。”牡丹摇摇头，“有这园子，他一家子好歹还能多混些日子。我若是这样做了，也就和那些赚昧心财的人差不离了。”看来她先前那种想法是错误的，是不能走这条正常的路了。似邹老七这等人，是被逼到绝处了才会想着和行会作对，打的主意却也是要在芳园去养老，他媳妇和女儿倒也不说了，这人品不争如邹老七的沾上就是狗皮膏药——除非她狠得下心才又是另一说。

顺猴儿微微有些脸热，一回头看见恕儿对着他撇嘴，当下就对着恕儿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眼角却又瞟到百济寺的门口站着个人，穿着件苍黄色的圆领窄袖纱衫，正伸长脖子往这边看，那眉眼看着眼熟得很。他当下往后退了几步，认出那人正是吕方。

顺猴儿这几日也跑得心烦了，一看着吕方，当下就大吼一声：“呀！原来是吕行头家的十公子呀！您老来监工的？”

牡丹听见这声喊，忙抬眼看过去，果见吕方苦笑着朝他们走过来，脸上忙堆起一个笑，低声问顺猴儿：“你怎么知道吕醇是行头？”

顺猴儿微微得意地笑：“一猜就猜着。您看吧，吕十那样子，是不是有点心虚？”

吕方的样子何止是心虚，简直就是羞愧，他甚至不敢和牡丹对视。他干笑着，偏着身子，拖着脚步，慢吞吞地朝他们挪过来，眼神都是飘忽的。

“别来无恙，吕十公子。”牡丹抿着嘴笑起来，她能理解吕方的心情，虽然真的和吕方半点关系都没有，但吕方一定还是觉得不好意思见到她的。换了是她，也是这样。

吕方冲牡丹行了个礼，羞涩地道：“别来无恙，丹娘。”他沉默片刻，“事情我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是我父亲对不起你。”

这话直接证实了背后那人就是吕醇，二人一时相对无言。牡丹就算是对吕醇有多大的怨气都不能对着吕方说出来，倒是顺猴儿和怨儿意见极大，却不敢当着牡丹的面发作，只能是把脸沉下去，不给吕方主仆好脸色看。

吕方定了定神，笑道：“你们大喜之时，我回了洛阳，还不曾送你们贺礼。现下补上，明日就让人送过去。”

按曹万荣的话来说，他是早就到了京中的，他如果要来见她，早就来了，偏生过了这几日才来见她，一定是去准备这什么礼物了。牡丹心头一动，几乎想得到吕方会送她什么礼物，定然是砧木和接头之属，换了是她，约莫也会如此做。但她是不会要这份礼的，她要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次难题，而不是依靠吕方或者是其他什么人。她不要以后吕醇等人提起她来，把她的名字和成功与别人的怜悯联系在一起。

想到此，牡丹微微一笑：“谢你了，既然是送我的新婚贺礼，我能挑吗？”

他想过牡丹会推辞，却没想到她竟然会提出主动挑礼物，吕方极其意外，随即一笑：“你随便挑。”

牡丹正色道：“听说你打算跟着金不言去杭州，有没有这回事？”

吕方点点头，表情有些落寞：“有此打算。我正好去看看枯枝牡丹，见识见识江南的繁华。兴许，”他露出一个自嘲中又带点憧憬的笑容来，“兴许我能在江南开辟一片新天地，拥有自己的牡丹园。到时候我们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多好玩呀。”

从牡丹花会之后，他和吕醇之间相处越来越难。其实二人观点意见不合已久，从前是照顾彼此的心情，强压下去，结果是越累积越多，牡丹花会就成为一个临界点，待到他酒醒之后父子俩就大吵了一架，彼此的不满统统爆发出来，如今父子俩见面竟然就说不上几句好话。出于家族利益，他不能在洛阳开自己的牡丹园，也不